

# 我的师傅蛮有劲

□ 刘放（江苏苏州，文化人）



漫画 / 崔泓

到一个研究会兼职，我当然要好好学习前任的工作经验。我称他为老师，他笑眯眯地摆手，说，直呼老沈好了。但他称我为老弟，我说，应该是老徒弟吧！那么，我该拜师傅了。他又笑笑，有那么点笑纳的意思。

我的这个师傅今年年满84岁。也就是说，不是真心喜欢，又干起来得心应手，他不会干这么久。

业务上的事儿咱不多说了，时间已说明了许多。我俩每天必须面临的相见，就颇多趣味，相形之下让人忍俊不禁：他总是衣冠楚楚，一派名士范；我却是每天赤膊佬一个，标准的下里巴人。许多时候，就是他望着我笑，我也望着他笑。

我的这个师傅，1939年生人，与我父亲同年。他15岁入团，21岁入党，先后工作过的部门报出来有一长串。

大半辈子在办公室度过，养成了他严谨的作风，衣饰上也从不肯马虎。天热了，

他长裤短袖衬衫，皮鞋发亮。让我佩服的是他发亮的皮鞋上，垂下笔挺的裤线。他肩背双肩包，包两侧，一侧是专用茶杯，一侧一把折叠伞，也是专用的。此伞，遇雨遮雨，天晴遮阳。到办公室了，他放下双肩包，从口袋掏出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绢，轻轻敷敷鼻尖汗珠，沾沾额头，顺势捋一下稀疏却整齐的头，再折叠好，放进裤子口袋。

我笑着竖起大拇指赞叹：“标标准准的老绅士！老克勒！”

有时碰巧有另一个协会的老周在边上。他也会随我附和：“老角色！老师哥！”

我们工作的大楼共有七层，每层单位数量不一。我们与老周所服务的那家协会占据了三楼。再上去的楼层单位就多了，七八家，十来家，都有。这从一楼进大门的大楼楼层单位索引就能清晰看出来。每个楼层所在单位，都有一条白底蓝字注明，

可以随机灵活插进或抽出。类似于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。

我们这两家单位来客极少，尤其酷暑时节，几乎没有任何人来。许多时候就我与我的师傅两人，各居一间办公室。

他在办公室是一定要开空调的。开的温度比较高，28摄氏度或29摄氏度。我却是从不开空调。他就笑我，说，公家不需要你节省这点电费的，空调打开好了。我就朝他俯首，指我可怜的脖子，颈椎病严重，最怕空调冷风。反正没有人登门造访，我宁可光着膀子流汗，也不开空调。有时他找我商谈材料，我才穿上衣服，并用一条干毛巾缠住脖子，踱进他的办公室。他叹口气，说，现代科技没法享用，多没劲。

我这个师傅蛮有劲的，最近，他竟然还与老周较上劲了。不过是另一种“劲”哈！

原因是，大楼进门的索引栏上，三楼就是我们两家单位。师傅告诉我，不知哪个赤佬将我们的牌子往下移了，将老周他们协会的牌子移到我们的上一格，这个座次排得不对嘛！我笑：“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只要能说明我们两家同在一个楼层就可以了。”本来我平时不注意这个索引栏的，经他一说，我才细看这个索引栏。我看到的是我们研究会的牌子在老周他们协会的上面。我噗嗤一笑，知道这是谁的杰作。

又一天，我上班进大楼无意中看一眼索引栏，发现我们研究会的牌子又下移了。我也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大，“告密”于他，他立马瞪瞪下楼，纠错去。看看，我们这里可是有两个老顽童了，一个周伯通，一个沈伯通。

这也是不甘屈居人后的倔强个性吧，从一个小细节，也能窥探到若干未知。